

中国散文宝库

辽金元散文

● 丁如明 编著

LIAOJINYUAN
SANWEN
DING RUMING
BIANZHU
SHANGHAI
SHUDIAN
CHUBANSHE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ZHONGGUO SANWEN BAOKU

中国散文宝库

• 丁如明 编著

辽金元散文

2207.62
DHK

责任编辑：郑晓方 龚建星

封面设计：峤青设计工作室

技术编辑：张伟群

* 中国散文宝库 *

辽金元散文

丁如明 编著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(上海福州路 424 号)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	2000 年 2 月第一版 200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183 千字 印数: 1-6000
ISBN 7-80622-047-x / I · 16 定价: 13.00 元	

LIAOJINYUAN

SANWEN

DING RUMING

BIANZHU

SHANGHAI

SHUDIAN

CHUBANSHE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导 言

提到辽、金、元三朝文学，一般人就会想到诸宫调、杂剧、散曲，连带会想起文词优美的董《西厢》、王《西厢》，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”之类，至于这三朝的诗词，人们也还可以记起一些，但唯独对这段时期的文章，对不住，就所知甚少。这也怪不得读者，因为目前书坊中所出的各种古文选本，留给辽、金、元的地盘是过于吝啬了，有一些选本则干脆阙如；文学史也大都对这三朝的文章评介惜墨如金，甚或一字不提，从南宋的陈亮、叶适、谢翱一下子跳到了明初的宋濂、刘基，似乎这三百年间的散文园地是一片空白。

这种看法也并非始于今日，早在明代时就已经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了。例如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就说，元无文章。元代尚且无文，更遑论辽、金两朝。王世贞是以“文必秦汉”的老眼光来打量元文的，因此他得出这种断然的结论，倒也不是为奇。但这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坏，容易使人将这几朝的文章视为无足轻重的一堆废纸，不屑一顾。

平心而论，辽、金、元三朝的文章，就总体而言，当然比不上以前的几个朝代，似也难以与后继的明清文抗衡，但是我们

还是应当去了解它，应当给它在文学史上留有一个位置。

为什么呢？

首先，它是唐宋散文与明清散文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。这三代的文章，尤其是金、元两朝之文，是直接继承北宋的文统的。这一点，前人早已提到过。阮元《金文最》序说：

金之奄有中原，条教诏令，肃然丕振。故当大定以后，其文章雄健，直继北宋诸贤。

庄仲方《金文最》序则说：

……为金文之极盛。及其亡也，则有元好问以宏衍博大之才，足以上继唐宋而下开元明，与李俊民、麻革之徒为之后劲。迹其文章雄深挺拔，或轶南宋诸家。

近人吴梅在《辽金元文学史》（实为顾颉刚代作）中评述元代文章时指出：

其文或苍茫浑灏，或淳泓演迤，或崛强可喜，或潇洒不群，上足以嗣响唐宋，下亦无惭于有明。

这些论述，虽然未必一定很全面，但其中都指出金、元文章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。

这种继承与开启自然是指思想与艺术两方面而言。王恽对刘祁的挽诗说：“道从伊洛传心事，文擅韩欧振古风。”说得颇为确切。“伊洛”指北宋程颢、程颐的理学。《宋史·食货志下》：“（宋真宗景德）三年，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，非九经书疏悉禁之。”元丰元年，又重申卖书北界告捕之法。可

见辽代初期,所得书主要是一些儒家经学著作。金兵攻下汴京后,图书经籍,满载以归。金熙宗还亲自瞻拜孔子庙,北面伏谒如弟子礼。蒙古军攻克德安时,姚枢获江汉先生赵复,于是获睹周、程性理之书,河朔之间,儒学始振。《元史·刘因传》载,因初为经学,只钻研汉儒的训诂疏释之说,叹曰:“圣人精义,殆不止此。”及得周、程、张、邵、朱、吕之书,即说:“我固谓当有是也。”这些都说明北方的文人都是以继承程、朱之学为己任的。就文章而言,金、元两代大抵不出韩、欧、苏三家。韩文雄健,欧文平易,苏文快利。若细分之,则北地作家学韩的为多,南方作家则以师法欧苏为主。当然各个作家还有其本身的特点,由于经历、修养的差异,形成不同的风格。学韩学欧学苏,只是就其大体、主要方面概乎言之。

其次,三朝之文,保存了不少史料。无论从史学、思想哲学史、经济史、社会史、风俗史及文学史、艺术史来说,都有其一定的价值。我们读了王鼎的《焚椒录》,就可以知道那皇宫深院中竟也会有这档子男男女女恩恩怨怨的情事;读了《焚驴志》,我们还能知道那时候的人们是如何来对待自然灾害的,从现代的科学眼光来看,实在荒唐可笑;读了马祖常的《送简管勾序》,我们就可知目前个别地区大造佛寺道观、塑菩萨、起造城隍庙,搞得金碧辉煌,香烟缭绕,而另一方面则教学经费不足,校舍破旧,斯文坠扫,原来是古已有之的事。这些情况,正史上有的已有记载,但是语焉不详,有的则根本没有记载。三朝大量的文章,正可以起到补充正史的作用。

最后一点是,这三朝文章中自有不少较好的篇章,若仅以“披沙拣金,往往得宝”来形容,似乎还嫌太看轻了一点。总之,辽、金、元三朝之文同样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,我们

11163/14

对待它必需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别让王世贞之流牵着鼻子走，人云亦云。

下面，我们对辽、金、元三代之文作一个概略式的介绍。

公元十世纪时，契丹族崛起于黑龙江流域，兴兵扩张，建立辽国，“东自海，西至于流沙，北绝大漠，信威万里”。建国之初，辽人以鞍马为家，不尚礼文，至景宗、圣宗时期，才开科举，崇尚儒学。帝王、后妃、朝臣渐好文学，吟诗作文。但是由于辽国“书禁甚严，传入中国者法皆死”（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），所以流传下来的辽国文章不多，今人难以见到全璧。但就本书所选的几篇短文来看，可以见出辽代作家们努力从事文章的情形。萧观音《谏猎书》理切辞正，引经据典挥洒自如。其文出自深宫弱女之手，确是不易。王鼎为文更臻成熟，渐可与宋室一般文士争一席之地。耶律孟简的《放怀诗自序》，粹然是一位风雅文士的口吻。耶律乙辛虽为权奸，但其《私伶官疏》，渲染点绘，从文章的角度来说，可谓奇篇。这样的文字，汉族正统文人非但是写不出，恐怕也不敢写。

金国为女真族，原为契丹的附属部落。辽天祚帝天庆五年（1115），处于白山黑水间的生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（金太祖）叛辽称帝，改国号为金。金国建立初期，还没有文字，但金太祖十分注意文化建设，在这一点上与辽国很不相同。他要求诏令都应选取善于为文者来写，每攻略一地则令人访求博学雄文之士，送赴京师，并参照汉文、契丹文创造了女真文，还鼓励诸王子学习汉语汉文。太祖之孙金熙宗曾亲自谒孔庙，追悔少年时的荒唐，发愤读《尚书》、《五代史》、《辽史》（当是金

朝耶律固等人修撰，非元代脱脱等人所著），夜以继日。至后来的海陵、世宗、显宗、章宗都能诗文，雅好文学。“惟帝王宗亲皆与文事相浹，是以朝野习尚，遂成风会。金代文物，上掩辽而下轶元，非偶然也。”（赵翼《廿二史札记·金代文物远胜辽元》）

《金史·文艺传》载金源文士三十余人，但尚有更多的文士及帝王贵族大臣不入“文艺传”，当时都有文集传世。但是大量的著作至元代中叶以后就亡佚了。元代苏天爵《三史质疑》说，蔡珪、赵可、王庭筠等金人文集，兵后往往不存，他为了寻找金代史料，只能到京郊各大族的坟地上去摹拓他们撰写的碑文，以备采择。当时已是如此，则经历明、清两代之后，金文的散佚情况就可想而知了。

金代文章兴于大定、明昌之际（1189），盛于贞祐南渡之后（1214）。前期作家以王寂、党怀英为代表。王寂宦途曲折，所为古文“博大舒畅”，时有感怀抒愤之作，略见哀曲。《与文伯起书》、《三友轩记》，可见一斑。党怀英，字世杰，泰安人，大定十年（1170）举进士，事章宗为翰林学士承旨，高文大册，俱出其手，当时被推为文坛盟主，声名远在王寂之上。为文踵武欧阳修，能得欧公之笔。可惜他的集子已经失传，吉光片羽，散见于各金石碑志及府志、州志中。

后期作家则以赵秉文、王若虚、元好问为代表。赵秉文也是宗韩祖欧的，体格雄大，所作《磁州石桥记》、《寓乐亭记》，健笔纵放，横空结构。如《磁州石桥记》：“每夕阳西下，太行千里。明月东出，二川合流。徘徊近郊，则铜雀之台，西陵之树，高齐、石赵之所睥睨，信陵、平原之所驰逐。山川兴废，森乎目中，信天下之雄胜，而燕南之伟观。”真可以当得起高响入云、

雄秀俊逸的考评了。

王若虚对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常露不满之意，以为“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，平易多于奇险”，持此标准，对韩柳欧文多所指摘，而独倾倒于苏轼，曾谓“东坡，文中龙也，理妙万物，气吞九州，纵横奔放，若游戏然，莫可测其端倪”。然其自作则不逮，体弱不能起其文。本书所选《咏白堂记》、《焚驴志》还算是可以一读的文章。《咏白堂记》，直言无碍，揭露了一般士大夫所慕在此而所归在彼、口诵玄元而心存利禄的虚伪面目，对今人有一定的认识意义。文字也收放自如，条达疏畅，意到笔随。

元好问是有意自创格调的金代大家，不屑为韩柳欧苏所牢笼。他留心世事，慨然以网罗前朝文献及修史自命。所为碑志，典重高华，雄浑挺拔，如本书所收的《雷希颜墓志铭》，深得史法，且将个人感情投入，确是情文并茂之作。此外，元好问还表现出多方面的写作才能和风格的多样性，如《故物谱》、《送秦中诸人引》两文，前者沉郁，笔端饱含人世沧桑之感；后者轻快流动，读者欣赏此文时，简直像在听一首指法跳动的钢琴曲。而《市隐斋记》尖锐泼辣，直刺伪隐者之心。而且文中多用短句，语语如匕首投枪，真是快意之文。

本书所录其他几篇金文，或以语言波俏见长，或以闲雅夷犹著闻，或以自然天趣为人称道，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。

十二世纪中叶，蒙古族迅速崛起漠北，至十三世纪初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，随即挥戈南下。到忽必烈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，先后灭夏、灭金，出师西征，灭宋，铁骑纵横万里，建立了强大的元帝国。

蒙古崛起之初，有语言而无文字，于文学之事无暇顾及。至太宗灭金后，金源文士悉归蒙古；世祖灭宋，南宋文士，全归大元。所以元朝文事之盛，大致上是借重他族。元朝的最高统治者，大都不识汉文，自然也不亲风雅，与金代诸帝异趣。再说，元朝的开科取士，虽然议论得很早，但实行得很晚，而且时行时辍。终元一代，仕进有多歧，铨衡无定制，一般读书人缺乏应有的上进原动力。所有著名文人，不是前朝遗老，就是他们的门人。

元朝一代文章作手，向有北派、南派之说。北派奉元好问为圭臬，羽翼之士有郝经、杨奂诸人，继承者有刘因、王恽、姚燧、许衡之徒；南派则以吴澄、赵孟頫、虞集、揭傒斯、欧阳玄、戴表元、黄溍、柳贯为大家。北派的散文，以韩愈为法，力追唐音，以奇崛为气势，矫正苏文之弊；南派为文平易流转，浑成天然。

纵观元朝一代散文作家及其作品，可以得到下列几点印象：

一、元朝散文家大都是粹然大儒，所为文章大抵是儒者之文，所以《元史·儒学传》说：

元兴百年，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，下及山林布衣之士，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，彬彬焉众矣。今皆不复为之分别，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、可以辅教传后者，合而录之。

所以在《元史》中不设“文苑传”或“文艺传”，而只有“儒学传”。对于那些文名特大的儒者如许衡、刘因、吴澄、程钜夫、

姚燧、虞集、揭傒斯等人则列入专传，而不入“儒学传”。盖《元史》的修撰者认为，仅以“文”不足以概括这些人的全貌。他们这批人所写的文章一般都是典雅醇正，高华正大，这是元代散文的总体特点。

二、如前所述，元代文人大都绪自金朝与南宋，土生土长的文人很少。这批人虽然身入新朝，但故国之思未绝。有些人则表现出与新朝统治者坚决不合作的态度，而以金朝与南宋的遗老自居。这情形在本丛书《南宋散文》中当有述及，兹不赘。另有一些文人，虽然在新朝中做了官，甚至位置显要，但黍离之感毕竟还是郁结心头，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”。即使如深得元世祖器重赏识，后来地位显赫的赵孟頫，在岳飞坟前也不禁发出“英雄已死嗟何及，天下中分遂不支。莫向西湖歌此句，水光山色不胜悲”的浩叹，可见故国之心尚未泯尽。有一些人在无奈之下，入新朝为官，不久即托故辞归；朝廷一再征召，他们百般推托，写出的文章凄惶婉转，充分表现出不安与无奈的心情，令人动容。

三、元朝的文人，在新朝为官既不十分心甘情愿（当然也有少数例外），则唯有放情山水，留连光景；或则以骨董书画自娱；因此在元代散文作品中，这类题材也不算少。这类文章大都清新自然，有较多的抒情成分，或者托物寓意，发一点小感慨。

综上所述，元代散文自有其思想艺术特色，不能等闲视之。

本书选录辽、金、元三代文章四十九篇，按情感与内容分为十二类。同一门类中的作品则以作者出生年代先后排列。

入选的文章,见于别集的,则以较好的别集为底本;不见于别集的,则取较好的金、元、明、清及经近人整理的选本、总集为底本;并均用他本校勘,文字择善而从。注释尽量做到有根有据,但限于篇幅,不引经据典。由于编著者学识浅陋,有无法作注者,也加以明白说明,以待高明者补阙。“鉴赏”部分,以阐明篇章结构、句法词法及纵横比较为主。

编著者对辽金元三代散文涉猎不深,见闻有限,而可以参考依傍的著作又不多,因此本书在选目、注释、鉴赏方面难免会存在不妥之处,恳请读者加以批评指正。

丁如明

目 录

导 言..... (1)

其人虽已没,千载有余情—— 传记

- 曲全子诗集序..... 王 寂(3)
雷希颜墓志铭..... 元好问(8)
送张叔夏西游序..... 戴表元(20)
张顺张贵传..... 《宋史》(25)
陆氏..... 陶宗仪(31)

进退维谷,冰炭在怀—— 陈情

- 优伶语录..... 杨弘道(37)
与窦先生书..... 许 衡(42)
序江汉先生死生..... 姚 燧(47)
上宰相书..... 刘 因(53)

胜地几经兴废事,夕阳偏照古今愁—— 感旧

- 磁州石桥记..... 赵秉文(61)
寓乐亭记..... 赵秉文(67)
游西园赋..... 赵秉文(73)

故物谱····· 元好问(76)

赠人以言,重于金石珠玉——赠劝

谏猎····· 萧观音(85)
 送王士衡赴举序····· 王若虚(88)
 送喻秀才序····· 何 中(94)
 南昌刘应文文稿叙····· 虞 集(100)
 与萧维斗书····· 揭傒斯(105)

借彼物理,抒我心胸——寓物

海青赋····· 赵秉文(115)
 焚驴志····· 王若虚(121)
 射说····· 元好问(126)
 蔡夸二氏诚····· 戴表元(130)

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,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箭——讽世

咏白堂记····· 王若虚(137)
 市隐斋记····· 元好问(141)
 二歌者传····· 戴表元(146)
 辋川图记····· 刘 因(151)
 送何太虚北游序····· 吴 澄(157)

志士营世业,小人亦不闲——品士

双溪记····· 赵秉文(167)
 送简管勾序····· 马祖常(173)
 录鬼簿序····· 钟嗣成(177)

与介石····· 倪 瓚(182)

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—— 述怀

放怀诗自序····· 耶律孟简(189)

雨中花词序(送李不愚作掾天台)····· 蔡松年(191)

三友轩记····· 王 寂(195)

李翰林自赞····· 李纯甫(200)

送秦中诸人引····· 元好问(203)

栖云巢记····· 陈 高(207)

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—— 记游

游黄山记····· 吴龙翰(213)

济南龙洞山记····· 张养浩(217)

大龙湫记····· 李孝光(222)

天供闲日月,人借好园林—— 临赏

临锦堂记····· 元好问(229)

雨声轩记····· 刘象先(234)

游高氏园记····· 刘 因(239)

立万象于胸怀,传千祀于毫翰—— 雅艺

题画····· 戴表元(245)

跋赵文敏行书千文····· 柳 贯(248)

定武兰亭跋(选三则)····· 赵孟頫(251)

何当共掬西江水,为尔洗除万古冤—— 狱案

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·····	耶律乙辛(257)
焚椒录序·····	王 鼎(262)
工狱·····	宋 本(266)
作者小传·····	(273)